

論

衡

論衡卷第十四

狀留篇

譴告篇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萬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曆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著

寒溫篇

論衡卷第十四

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貪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銳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胷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

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
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
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
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
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
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
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
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蹠足之
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
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

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
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
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
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禮蹈繩脩身守節在下不汲汲
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
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
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
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木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
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不崇一朝輒

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沒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焮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

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焮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焮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授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焮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湏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湏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湏獻乃達闕下然而蝗

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
安能自達故曰鸞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躍
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
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
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
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湏之作干將之劍
久在鑪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
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
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

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

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

一有能字

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
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胷腹
之內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速難矣
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已
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
之謗誼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
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
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

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楮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胃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胃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胃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胃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胃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胃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

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鑪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

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慍恚慍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

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洎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

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湏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燄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圜圉空虛

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
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人有
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
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
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
轉爲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
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
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
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
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

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
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
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
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
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
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
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
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
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

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

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旦
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
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
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
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
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
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爲譴告故
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

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爲

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爲寒爲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

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
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
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
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
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
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
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
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
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
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

教觀於物者與二人之見異以竒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允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梟濟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梟濟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

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
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
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
譴也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
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
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
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
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
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主任刑甫刑篇曰報
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

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爲飄飄字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

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僂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

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三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
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
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
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
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
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
與惡人爲羣黨也如東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
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
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

刑罰失實不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溫

於溫

溫一有寒溫字

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

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燠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爲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

譴告之不改爲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
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裂中殺人物謂天
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
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
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
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
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
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
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
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

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
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
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
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
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聾也以
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
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

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

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曾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論衡卷第十五

王充

變動篇

招致篇

明雩篇

順鼓篇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蟬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虵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

候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迺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爲韜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至卑小篙或作筵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

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貢圖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

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
甚者至或當風鼓箠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
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
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
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
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則其
兩足奉王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
和見拘之冤孰與卞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
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騫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塹之啼度過拘囚
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僂旁告無
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
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
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
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

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
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
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
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
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
寒而因呼天平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湏賈所
讒魏齊僂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
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
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
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

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
牟叛趙襄子帥帥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
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
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
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
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圯而杞梁之妻適哭
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
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
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櫺也春秋之
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

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
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
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
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
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
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
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
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
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
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絀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雪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

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已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夫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
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
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
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
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
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
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
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
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

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公薨巷市五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爲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

離陽則陽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

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
深藏高山人君雪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
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賁酒食請於惠人之前
未出其泣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
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
儀悲說圯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
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
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
當何以致雨雪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
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

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

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
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
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
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
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
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
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
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
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

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
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
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
鑿和藥者惻痛愍與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
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與其悟也雩祭者之
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
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問政治之災無
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艷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
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_{治字}則外雩而
內政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勅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鄴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

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

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
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
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
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
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
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
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
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
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夫雩
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

不譏而伸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荅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

之義也。災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惻
惻樂之意，歡忻惻惻，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鼓驗意。
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
盡已，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
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
懼於早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
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
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
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
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磨厲，欲求銛也。推春

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毋事地毋之黨類爲害可攻毋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叛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

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
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
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杜土也五行
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爲害而攻土上勝水攻社之義
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
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
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
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
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
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

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
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
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
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聞
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
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
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
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
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
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管擊僇辱以滅其變

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卑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蚌也月毀於天螺蚌皆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被螺蚌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埧榜驅內於塹埧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况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太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祝風雨不時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
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脩水泉不降水爲民害
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
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
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
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
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
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
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
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

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猶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

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乂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自止止乂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痺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異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

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毋事地毋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

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
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
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
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
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
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
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筴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
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
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
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

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故攻毋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脉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

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

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

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

幄字一本作據

以俟其時無

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

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

平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俗圖畫

女媧之象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

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

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

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

石以補蒼天斷鼈之足以立四極伸舒之祭女媧殆
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
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五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遭虎篇

商蟲篇

講瑞篇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
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
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
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繫盂皆畫龍必以象
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
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

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况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拔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

一有感字

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

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旣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齊孟常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雞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李子長爲

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埴以盧
爲槨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
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
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
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
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
古又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
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
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
真當與磁石鉤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博

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
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
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
之象將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
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上
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
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
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
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闢夫桃人非荼鬱壘也
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異以禦凶今土龍亦

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爲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爲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

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
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
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
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
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
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
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
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
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
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

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旣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

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
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
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
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
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
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
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
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
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
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

果有狀也龍蹙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
無雲雨猶舊交相關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
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
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
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
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龍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
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

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平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

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
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
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
吾善其政之不苟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
曰弟子識諸苟政暴吏甚於虎也大虎害人古有之
矣政不苟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
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
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苟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
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
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

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
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
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
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
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
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
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
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
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
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

牛象能羆豺狼蝮蠆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
蝮蠆閭蚩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
食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
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
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
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飢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
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
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
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
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

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
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爲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
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
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
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
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
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
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
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矣古
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

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鸛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鵬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傳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麇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

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

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
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
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
履畝而稅應時而有喙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
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
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
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
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
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
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

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取氣於風故
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
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俾蟲三百人爲之
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
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
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
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
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
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

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何免爲姦何則蟲無從生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蛭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蝸不爲怪獨謂蟲爲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蠹蠹若蛾矣粟米饘熟生蠹夫蠹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葉

歸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醯醬不閉有蟲飯溫濕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襪不懸有蟲蝸疽蟾蜍蠹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蜥之類蠃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

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
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
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
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
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
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
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
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濕生也以
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濕饒餽蟲生不禁藏
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

聞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蠱聞喋准况衆蟲溫濕所生
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
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
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
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
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
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
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世間常有
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
蚊蚋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

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螳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

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于上林後又
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
似麋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麋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
色獸狀如麋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
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
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
以麋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
如何夫聖鳥獸色毛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
之相猶戴牛也顓頊戴牛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
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

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
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
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
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第
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
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
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
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
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
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

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臯陶馬口孔子反字
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字尚未可謂聖何則十
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
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
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
勝已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
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
庸之知齋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
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
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

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
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
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
見蹇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
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
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
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
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
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
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

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君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太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

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鸛鵒同也鸛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鸛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于上林羣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羣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羣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羣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

不言羣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羣者當唐虞之時鳳鸞愿宣帝之時佞黠平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羣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

多者効鳳皇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
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
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皇爲比類宣帝之時黃龍
出于新豐羣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
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羣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
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
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
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
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
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

來至也鳥獸音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
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
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
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
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
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
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
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
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
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

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
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
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
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
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
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十集于沛國蘄縣宣帝時
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
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
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則
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

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
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
之至也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
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
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
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
也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衆草無常本根暫時產
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
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
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麋謂之騏驎亦或時

生於麋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
鵠鵠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
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
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
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
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
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
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
得嘉禾恒見粢梁之粟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
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

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
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種
類無常故曾哲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
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鷟
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
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
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
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
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
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

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
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
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蟇爲鷄
雀爲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爲老父授張良
書去復爲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麀爲騏驎鵠
爲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襄姁玄
龜之子二龍漿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蕙
苾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
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
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

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雍雍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案魯之獲麟云有麇而角言有麇者色如麇也麇色有常若鳥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鳥云其色赤赤非鳥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麇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麇麇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魯之所得麟者若麇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

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麋不言色者麋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麋故言有麋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麟狀如麋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麋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麋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况後當復出鳳皇謂與之同誤矣後當復出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

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案
魯人得麟不敢正名麟曰有麋而角者時誠無以知
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下同
本也不正名麟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
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驎必
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以
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
言之有鸛鶴來以相竒言之聖人有竒骨體賢者亦
有竒骨聖賢俱竒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
亦與恒鳥庸獸俱有竒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殊

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麋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鵲麋鹿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孝

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
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
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
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不
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
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
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
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
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
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

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凰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第十六

論衡卷第十七

王充

指瑞篇

是應篇

治期篇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騏驎爲聖王來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

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
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
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姜
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憫
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
行能脩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已案人操行莫能
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一有而字自全
於世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
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
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

鳥獸亦不能知人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麟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麟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麟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隆則論鳳麟亦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

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已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僊

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且鳳麟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

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剥巢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漁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剥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黃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驎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驎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驎也人見鳳驎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夫鳳

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
外國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
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
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物生爲瑞人生爲聖同
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
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孔子生
於周之末世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
衰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
聖王遭一有出聖
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
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夫鳳麟之來與白魚赤烏

之至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鳥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鳥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麟爲聖王來是謂魚鳥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大小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鳥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

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鳥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鳥者孝鳥

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鳥殷之統絕色
移在周矣據魚鳥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
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鳥則謂天用魚鳥命使
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鸛鵒來巢
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
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
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
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
夫鳳麟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鸛
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

集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
鸛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
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
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
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
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
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
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
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
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

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
矣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
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
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
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旣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
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
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
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

露景星嘉禾蕙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
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
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
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
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微應恐多非是
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
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褻之也風雨
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
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褻之也太平之時豈

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
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
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
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裒增過其實也若夫蕙脯
蕙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
無有此物儒者言蕙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
脯薄如蕙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
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蕙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
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厨自生肉蕙何
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蕙者欲以風

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梟何必生蕘以風之乎
厨中能自生蕘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
夏月操蕘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
蕘不鼓動言蕘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
手風來自足以寒厨中之物何須蕘脯世言燕太子
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象生肉足
論之旣虛則蕘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
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
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
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

擾案曰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莢草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霽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

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匪謂善矣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莢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宸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

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
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
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
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
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
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
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
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皐陶
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
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

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

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

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

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

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

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

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

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

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

臯陶觥觥也儒者說云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

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
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臯陶敬羊起
坐事之此則神竒瑞應之類也曰夫觥觥則復屈軼
之語也羊本二角觥觥一角體損於群不及衆類何
以爲竒觥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
於四足之龜觥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狂狂
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
觥觥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臯陶欲神事助
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觥觥觸人則罪之欲人畏
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有所

知如以魍魎能觸謂之爲神則狴狴之徒皆爲神也
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魍魎謂之巫類
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
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
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
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魍魎之類也河中有
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
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魍魎之觸罪
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
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

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羸秋

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遠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灋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

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彼露味不甘者其下時土地潤滋流濕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之甘露

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
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
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
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
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
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吏百石以上若升食
以下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與止民治與亂皆有
命焉或才高行絜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

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
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
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
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
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
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減除空憤人君之心使
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
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
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
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

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

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必有廢興昌非德所能成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

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
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
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
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
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之絕不能忍饑寒
夫饑寒並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
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
辱讓生於有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
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
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

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害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人之溫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

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溫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徵政治賢人溫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

表善明矣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烏帑周楚有禍絀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糶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

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
世則謂之賢君所致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
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
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
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
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
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
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黜也以今之長吏况古之
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